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八仙得道
第八十九回 下廬山治姦夫淫婦 入幽谷得福地洞天

卻說旋風一捲，忽地裹住一個路上走的人，在他身上繞了幾匝，從遠處望去，這人已黑霧裹得嚴嚴實實，連他自己也好似成了一個霧塊兒。一下子工夫，忽似失了魂魄一般，一點不由他自身作主，連滾帶爬地跑了過來，抱住呂洞賓雙腿，高喊：「上仙伸冤啊！上仙伸冤啊！」呂洞賓生有慧眼，雖在黑夜之中，卻看得分清楚，只得大著膽子，喝問：「你是何方冤鬼？因甚屈死，可先對貧道說明，再想伸冤的辦法。」那鬼魂淒淒切切地哭告道：「小鬼便是朱小鬼的大兒子朱阿明，方才土地傳諭小鬼說：『有位呂大仙到此。你的冤情，除非他可能替你伸雪。』」小鬼就問：『這位大仙，不知可肯替我作主不肯呢？』土地說：『他已曉得你家事，是今天牛大毛在山上告訴他的。這位大仙最心熱，最肯救人。他現在還在你家後門外徘徊，大概是預備替你祖孫伸雪冤情，還不快去求到他，遲了他要走了。錯過這個機會，你們一老一少的冤枉，只好埋在海底，再沒人替你出頭了。』因此小鬼又急急忙忙去找了祖母的魂，一同前來哀求大仙，務望開天地之恩，替小鬼祖孫伸這口冤氣，銜感不忘大德。」隨後，這人又變成老婆子口音，也把這話說了一遍。呂洞賓知是小鬼祖母，不覺凜然道：「土地所說的話是不錯。我也不是不肯管人閒事，只是出家未久，道行毫無。這鬼魂之事，又是初次碰到，不知要怎樣辦法，才能救得你們，伸這一口冤氣。」二鬼聽了，慌忙借著那人身體跪下叩頭。那人口中便發出忽男忽女忽老忽少兩種聲氣，同時說道：「但求大仙把鬼魂帶進自己家中，我們自有對付仇人之法。不過鬧出事來，必有城隍管下游神前來稽察，那時還求大仙作主，替我們證明一言。城隍可憐我們冤死，必定還要格外施恩，先許我們早轉人生，我倆就戴德不盡了。」呂洞賓道：「既如此，你們自己回家去就是了，何必還要拉我同去。」那人便變成老婆子聲音，說道：「前後門皆有門神守衛，我們不敢進去，得大仙引著一次，以後便可任意出入了。」呂洞賓只得答應，因吩咐道：「你們跟我來吧。這走路之人，放他回去，不要去糾纏他。」阿明答道：「此人也不是什麼好東西。他打父叱母，私通弟婦，又把兄弟之子賣到遠方作戲子。他的良心早死了。雖在人世，卻一點陽氣都沒有了，我倆才能附在他的身上。要是正直規矩的人，陽威何等厲害，我們區區魂魄，不消近身，就散如煙雲，哪裡還敢去纏繞他呢？」呂洞賓聽了，不勝歎息，忙道：「話雖如此，究竟和你倆無仇無怨，他作惡事，自有他的報應，也不是你們所能過問得了的。現在要到你們家去，把他帶在身邊，也不便當，放他回家去吧。」一話未完，那人便忽然倒地，豁然頓醒。

呂洞賓也不理他，自向朱家後門走去，拾塊石子，打了一下門，便望得裡面有了燈火。一會兒，有個女人聲音，罵將出來道：「半夜三更，又不曉在哪裡灌足了黃湯，死回家來。」呂洞賓聽了，才知道朱小鬼兒還沒回家。等著開了門，瞥見兩道黑煙，由地而起，繞住開門的那個女人。呂洞賓定睛一看，可不是白天在山頭遇見的那個潑貨。這時女子已被兩魂附體，不省人事，丟下燈火，也不關門，也不查問，返身就走，直到裡面去了。一霎時，就聽得室內哭聲震天。接著又是拍桌打凳之聲，丟刀擲杖之聲。一會兒便有人衝出後門，如飛逃去。呂洞賓認清，正是先前進去的姦夫。因知這牛氏已被二鬼附體，正在發狂，心中大為嗟訝，因留此無益，便即回到原路，隨便找個涼亭，坐過一夜。

次日一早，前去打探消息，不料門口已掛著許多道士用品。裡面鑊、鉞、笙、鼓，鬧得沸反盈天。洞賓笑道：「這是朱小鬼被兩鬼鬧得慌了，少不得作成他老弟的生意，想把兩鬼趕出門去。也有這等混蛋，自己性命都不得保全，還要替這淫凶的老婆治病。」想到這裡，身不由己的向裡面張了幾眼。這一來，可反誤了事了，只見裡面探出個女孩子來。一看正是小金子。小金子見了呂洞賓，馬上逃了進去。一會兒邀出一個醜矮麻子，大概是朱小鬼了。還有一個比他長大的人，也是麻子，道士打扮，小金子喊他叔叔。老兄弟倆到了門口，也不問青紅皂白，把呂洞賓拖了進去，連拖帶打的，拉到作法事的壇子上。呂洞賓只問：「你們無緣無故拉我、打我，作什麼？我又不認識你們，難道有什麼怨仇不成？」那道士大喝道：「那裡來的野道人？也不打聽打聽我們家是作什麼的？竟敢到太歲頭上來動土，放些什麼妖怪進來，搗亂我兄長的門庭。」呂洞賓正要問他有何憑據，誰知裡面那個潑女人一聽呂洞賓到了，慌忙趕將出來，伏在地上，叩頭如搗蒜一般，大呼：「上仙救我們，上仙救我們。」這一來，不但呂洞賓莫名其妙，就是那兩個麻兄麻弟，也弄得發怔起來。

呂洞賓卻已明白了幾分，料定說的必是一對老小鬼魂。但是方才賴得乾乾淨淨，正在問道士兄弟要憑據。這時自然不便承認，便大喝一聲：「你是什麼女子，怎麼和我陌不相識，如此胡纏？」不料一對鬼魂卻不曉得他的苦衷，反替他證實一句說：「大仙啊，我倆便是朱小鬼的母親、兒子，昨晚承你帶了進來……」一語未了，朱小鬼弟兄便冷笑一聲道：「好麼，人家鬼怪自己供出來了。你還賴咧。」呂洞賓此時真是弄得有口難分，只得按定心神，再聽那女人哭道：「……不料這醉鬼全不講理，反請了道士們來作法，要驅逐我們。」呂洞賓倒奇怪起來。道：「他這道士也還有些法術麼？」女人道：「法術雖然沒有，符咒卻是真的。方才他們已經念了一卷收妖伏鬼的經咒了，我倆身上，宛如被火燒釘刺一般，剛要逃走，卻逢大仙來了。好大仙哪，你是天上的金仙，把好事做到底。萬望吩咐他們，不要這樣糊塗。我倆乃是他們的母親子姪呀。」這時大家都聽了這話。

朱小鬼對他兄弟說道：「不用說了，這是野道人帶來的妖精，假名我們的阿明和母親，前來尋我的事。他還大膽地來此窺窺探探的，要不是他一人所幹，何用他這樣留心，大清早趕來打聽消息呢？」幾句話就把呂洞賓的嘴給堵住了，半晌開口不出。朱小鬼大怒道：「這野道士情虛是實。我們把他鎖起來，看他可有什麼本事作祟。」眾道士聽了，都說：「正該如此！」又有人說：「把他的手足捆綁起來，免得派人看管他，也不得插翅飛去。」朱小鬼弟兄倆也都贊成了。大家七手八腳地來捆呂洞賓。洞賓因見他們人多，自知寡不敵眾，又因他們蠢得如鹿豕一般，無可理喻，索性不聲不響，也不抵抗，由他們繩穿索綁，縛成粽子般一個樣子。朱小鬼說道：「後面那破屋，現在也不大去堆東西了，不如把他關在那裡，等得小金子他媽的病好了，然後再放他出來，審問他一番，拷打他一頓，使他下次不敢再來，也不必傷他的狗命。」眾人聽了，大家一齊用力，噙天哈地的把這大粽子兒，送到那間破屋中，撲的一聲，關上了門，加了一道鎖上去。朱小鬼的兄弟，還在外面說道：「我們是沒有本領的，連鬼都嚇不倒。你這道術通天的大羅天仙，卻在這裡休養幾天，再獻些驚人的技藝給我們瞧吧。」說著，一哄兒走個乾淨。呂洞賓被禁在內，又氣又悶，而且這屋子原來是個毛廁改造的，一股木樨香味兒，兀自一陣陣地透些出來，夾著那許多破東西，污穢醜陋的家用器具，也都發出各種各樣的霉蒸臭味，時時鑽入鼻孔裡，著實令人難受。

呂洞賓想道：「這道袍既能抵禦力兵水火，或者也能遮掩這等臭氣，幸得雙手還捆得不甚結實，用力一掙，竟被他掙出一隻右手，別的卻來不及辦理，忙把一隻衣袖高高地舉起，遮住鼻子。果然一點氣味也聞不到了。再把袖子四面拂了幾拂，便有許多時候，聞不到臭穢。洞賓把這個最難消受的問題解決之後，登時為之寬舒不少。到了中午飯的時候，朱小鬼便命女兒小金子送飯給呂洞賓吃。呂洞賓怕他看出破綻，仍把雙手縛好，卻佯為哀求，請他代放雙手，方好吃飯。小金子原說這道人生得秀美，心中非常愛他，一面替他釋開兩手，一面悄悄地笑道：「你這道人才是自討苦吃呢。我們家的事，連我都怕說呢，你這不相干的外人，管什麼閒事？現在祖婆和哥哥的鬼魂，已被叔叔們一陣經咒趕了出去。媽媽已經不瘋了。不過身子困倦，胸口手面都被祖婆抓破，疼得盡是嘶叫，看來不久就會好的。他一好了，你就該死了，我爹爹和叔叔正商量要取你的性命呢。」洞賓一面吃飯，一面問他：「怎麼你祖婆和哥哥倒不去尋找那個姓王的壞人呢？」小金子道：「何嘗不尋他，但是這人機伶得很。我媽媽發瘋之時，爹還沒有回來，媽媽就拉住那人，口中說的全是鬼話。不料這人本領真大，不但沒有著迷，還把媽媽推了一跤，開了後門，逃走出去了，也不曉得他有什麼法術，竟把冤鬼都嚇得退的。」

呂洞賓聽了，沉吟了一會兒，又求他可否救救性命。小金子想了想，點頭說道：「有是有一個法子，要是今天下半年他們沒什麼動作，到了晚上，我拿把刀子，將繩索割斷，放你從後門逃去。但是你將來怎樣報答我呢？」說罷，向著呂洞賓嫣然一笑，裝出

許多媚態。呂洞賓暗想：「這真糟到極點了。怎麼這點點孩子，就真有這等偷情私訂的知識、膽量，這話可叫我如何對付他呢？要哄他吧，我出家人，怎能盡說謊話？要不允他，他是決不會放我的。」想了一會兒，只得含糊說道：「小姑娘，不要說得這樣著實，橫豎貧道不是無良心之輩，將來如能有緣，再和小姑娘相見，自當盡貧道心力，報答小姑娘就是了。」小金子低頭沉思道：「你這話可是真的？」呂洞賓說：「出家人怎能說謊？」小金子欣然道：「我一定救你就是了。但怕吃完了飯，我叔叔和爹爹馬上就要和你為難起來，那可就沒有辦法了。」說罷，收了食具自去，隨即把門帶上。

自他走後，呂洞賓就時刻希望太陽走得快些，專盼小金子進來，自己便好出去。哪知小金子所擔心的這層事情，竟然出現了。約摸午牌過後，未時沒到，忽地一陣腳步之聲，由遠而近。呂洞賓叫聲苦，一定是他們收拾我來了。果不其然，不一時，就見朱小鬼子兄弟倆，還有一個道士，生得身長體偉，看去似乎一條好漢，三人進了屋子，見洞賓右手脫了繩縛，都詫異道：「是誰將他放開手來？」呂洞賓怕連累小金子，便微笑道：「你們既有好心，請我吃飯，沒有手，怎麼能吃？貧道只得對不住，借這一隻手來幫一下。誰知這一借，就無法恢復原樣了。因為我的手拙，人又笨，掙便掙開，縛卻縛不上去，只得等候你們來時，再費一番心力吧。」說時，仍把右手彎到背後，預備他們捆縛。朱小鬼子笑道：「這傢伙倒硬爽，原來是個不怕死的硬頭子。我們現在進來，是要請你喬遷一個地方，那裡幽雅得很，正配你這等高人去休養安身。時候不早了，就此動身去吧。」說話時間，兩個道人已把呂洞賓的雙手牢牢拴縛，又扳了兩扳，笑道：「看他可能再借這爪子來用。」朱小鬼忙道：「弟兄們不必取笑，就將他弄了出去，免一樁心事。」那個長大的道士就把呂洞賓背上肩頭。小鬼兄弟倆隨在後面。

背出破屋後面，經過一條狹弄，出弄之後，又向左邊轉一小彎。

小鬼便趕先一步，將前面的竹扉輕輕推開。原來是一座很大的荒園。三人押著呂洞賓，走到荒園東盡處，有一個高阜。小鬼先爬上去四面一望，說道：「鬼都不見一個。快動手送他個喬遷之喜吧。」呂洞賓心中納悶道：「這三個蠢才，不知把我弄到什麼幽雅所在去咧。」想猶未了，道士已把他摔將下來，丟在地上。這一摔一丟，險些把呂洞賓弄得個發昏章一百二〇八。睜眼一瞧，不禁暗暗叫一聲苦。原來這高阜底下，有一個深不見底的大洞。洞口都給茸茸的野草遮住，所以瞧得不大顯明。

呂洞賓不覺發愁起來道：「瞧這情形，分明是要把我埋到這地洞中去。那明明是幽谷，怎麼反說是喬遷咧。」他正想著，只聽小鬼兒發令道：「兄弟們還不快將他送進洞去，呆著什麼？等會兒有人走過，這事就難辦了。」道士聞言，用盡氣力，把呂洞賓抱起來，小鬼兄弟便幫著把洞口的草撥開。小鬼還笑道：「這好有一比。」他兄弟笑問：「比從何來？」小鬼道：「這不是什麼洞口春迷麼？如今把這個活東西塞了進去，你們想想，可又像個什麼？」一句話，把兩個道士說得都笑起來。他兄弟搖頭道：「這比喻不大確切，那要有進出有進，方有點意思。如今這東西一進去，還有出來之望麼？」說畢，三人又大笑起來。呂洞賓想道：「想不到這朱小鬼弟兄，全是殺人不眨眼的歹人。怪不得要娶這樣一個女人，給他殺了兒子和母親，還當他是恩愛夫妻呢？」正想著呢，猛覺得身子憑空而起，又聽得吭呵吭呵的兩聲，自己粽子般的一個身子，無早被他們塞入洞中。洞賓此時早已把生命置之度外，倒也沒有什麼畏懼之心。

但從入洞之後，骨碌碌盡向下滾，兩邊卻不曾碰到什麼東西，可見此洞之大。滾了有一盞茶時，還不曾落到地上。呂洞賓心中真怪到極處了。想到古人傳說有什麼無底洞，難道這洞真是個無底洞麼？更妙在入口處黑暗如漆，一點光亮都沒有。比及越滾越低，卻反越亮起來。差不多又是一盞茶的時間，才覺身子落地。在他原料，以為這一下去，至少也得個粉身碎骨的刑罰。後在半途之中，又轉出一層希望來。如能身體先落地上，便可得道袍的保護，或者不致就死。至多被震蕩一下，多發幾個頭眩，也就完了。至於落地之後能否出來，那卻無暇想到。

誰知天下事真有奇中之奇，奇得任何人猜度不到的。呂洞賓一經落地，只覺身子軟綿綿的，舒適得不得了。同時他又大睜著眼一望，哈哈，匪夷所思，匪夷所思。原來這萬丈深潭之下，竟是個洞天福地。那地平如鏡，草軟如毛，花氣芬芳，鳥聲婉轉，亭台樓閣，山石流泉，處處地方，點綴出個自然高尚的景象。朱小鬼所言幽雅兩字，真不足擬其萬一。時值天高雲朗風和氣淑，身入其境，耳目為之一爽，心神也倍清朗起來。

呂洞賓不覺喜出望外。再回顧自身，卻睡在芳草如茵的廣場之上。身上的繩索，早不知哪裡去了。手足被捆之處，一點不覺得痛苦、麻木。他從極險之中，轉到這麼一個好所在，禁不住大叫一聲：「我呂岩今兒才登仙界呀！」一語未完，忽聽耳中鶯聲嚶嚶地笑道：「仙界還遠得很。今日才算做了入洞之賓，不枉了你取這洞賓二字的雅號。」呂洞賓聽了，又是一驚，回轉身來一看，卻是一位〇七八歲的美女，正領著幾個〇歲上下的小女孩子，在自己身邊一枝唐棣花下，微笑佇立哩。呂洞賓便認他是此地的女主。慌忙爬起身，向他下拜道：「弟子呂岩，遇難入洞。幸逢仙師，乞賜垂救。」說罷，叩下頭去。

女子慌忙還禮不迭，口中說道：「彼此只算友好，仙師之稱，萬不敢承，也不敢當。」呂洞賓拜罷而起。女子請他在草地上坐下，自己也一同坐地。女孩子們四面旁立，神情〇分整肅。女子笑對呂洞賓說道：「一個人好管閒事，好替人家打不平，自然是熱心人的行徑，但也要問問自己的才力技能是否勝任。再則事有緩急，有先後。急所先而緩所後，才是正理。這話你明白麼？」呂洞賓聽了，滿心惶恐道：「弟子明白了。弟子為學劍而來，蒙二郎神送到此地。些微道行都不曾學得，為何不訪仙師，反先管人家閒事。弟子愚昧至此，無怪要遭許多意外的磨難了。弟子如今想來，仙師莫非就是傳授弟子劍法的何大仙麼？弟子俗眼，竟一時見不及此，罪該萬死。」說罷，重復起身，一定要以師禮相見。何仙姑忙退後一步，搖手笑道：「傳授道法，不必定是師生。你我無師生之分，有同學之誼，你必以師禮待我，反而不便傳授劍術了。」呂洞賓聽說，只得作罷。因把自己行蹤先報告了一番，說到遇見冤鬼，帶他們回家之處，仙姑笑道：「你自不知，那朱小鬼的女人果然該殺該剮，至於他的姦夫，卻是一個好人。他的後半世，還有很大的造化咧。此等鬼魂，如何能近他的身？一近身，就被他頭上的靈光逼退，而且還有功曹鬼卒隨身保護。鬼魂縱有冤屈，又怎敢和他為難呢？到了結果，可不專和自己人為難罷了。」呂洞賓聽了，大驚道：「仙姊此話，卻和小弟山頭所聞一樣的情形，一般的難解。想這人既是如此不肖不法，怎又說得他如許好處呢？小弟真明白了。」仙姑笑道：「豈但你不明白？」

讀者諸公只怕更不明白咧。稍等片刻，待我休息一下，留在本書下回分解吧。